

“第六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後一部交响曲，1893年10月16日由作者在彼得堡親自指揮了它的初次演出。可是十天以後即10月24日到25日的夜間，柴科夫斯基就逝世了。

在“第六交响曲”的創作以前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的創作構思。这些構思証明在新的交响曲作品裏、作曲家就像在他以前的交响曲裏一样、力求提出重大的問題，特别是人与周圍現實的問題（保存下來的有兩個已經構思好，沒有被採用的“最初”的“第六交响曲”的草稿）。其中之一，作者曾經名為“人生”交响曲。这个作品的标题是我們得到了这些手稿以後才恢復的。它是以人生主要的幾個階段——青春，爱情，積極的工作，克服一切困难

以及……無情的死亡為主題的。作者在這部交響曲的最末樂章的主題旁邊注有“前進，前進”的字樣，這是很值得注目的表徵。在被毀掉的第二個交響曲裏有这样的標題性的字樣：“動機：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呢？……這就是全部交響曲的基礎和主要的思想”。

這些創作構思很清楚地說明了這個未來的交響曲的標題性。另外一點，也是很清楚的，即：作曲家想在這個作品裏把與四周生活有聯系的，深深激動他的那些思想和感情反映出來。

他在1893年2月給他的外甥達維多夫的信裏寫過：“在旅行的時候在我腦中出現了一個念頭……這一次的交響曲是有標題的，但是什麼樣的標題，對於大家說來還是一個謎，讓他們去猜吧！因此也就把它叫做‘標題交響樂’……在這次旅行中，常常當我在構思的時候，我竟痛哭起來……”。

作曲家旅行回來的時候，交響曲的草稿差不

多全部已經完成了，完整的交響曲是1893年8月完成的。“我確實認為它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最好的一个，尤其是“最真摯”的一个。我從來沒有愛過我的其他的音樂作品像愛它這樣的深……”——作曲者意味深長地說道。

“第六(悲壯)交響曲”——是一个莊嚴宏偉的哲學構思，也是柴科夫斯基交響樂作品的最高頂點。在這裏，以撼人的現實主義的力量體現了悲哀和不安的情緒，這情緒隨着作品內容發展逐漸增長達到真正戲劇性的悲壯情緒的程度。同時在“第六交響曲”(這偉大俄羅斯音樂家的“天鵝之歌”)裏比起其它任何的作品更含有強烈的生命力和對於生活的渴望……由於這部交響曲思想特別完整，所以在这部作品裏思想和感情達到了高度的集中，表現了交響曲發展的光輝的技巧和鮮明的對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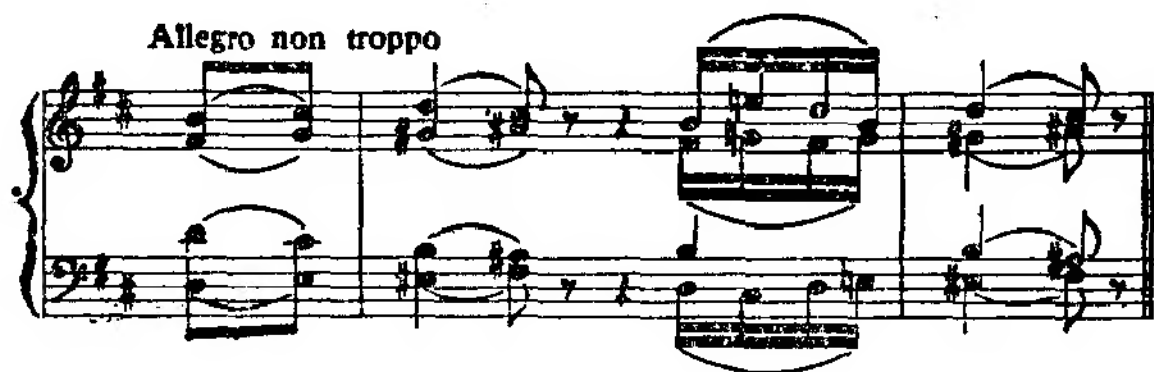
*

*

*

交響曲以不長的引子開始：在樂隊的低音區

中產生了前奏的“爬行”的陰暗的動機。這動機稍加改變，添上了更活躍有機的特性，因此成了第一樂章的基本主題：



它的運動逐漸擴展而達到了它的高潮，主題好像是溶化在弦樂伴奏的不安定的節奏裏。接着就出現了第二主題：



它的真摯和安謐正和不安顫動的第一主題形成對比。

第一樂章的雄偉的中段幾乎完全是建築在第一主題的展開上。它從樂隊的一個聲部跳到另一個聲部時，造成了從悲壯的熱情到痛心的苦悶情

調上的千變萬化，在情緒最緊張的一剎那，長號奏出了追悼的祈禱：“神聖的安息”——死亡的動機。跟着又是一個根據主要主題發展出來的不安的戲劇性的音樂浪花，隨後又出現了抒情的主題：它的運用，尤其在結尾部分帶有悲哀憂鬱的性質。

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是五拍子的圓舞曲，這一樂章也與柴科夫斯基其它的交響曲的第二樂章一樣，描寫了幻想的境界，描寫了渴望而遙遠的幸福的世界：



中間的段落好像帶有一種淒涼呻吟的音調（二度），使我們回憶起第一樂章的基本悲劇的形象。

第三樂章——諧謔進行曲，據作者自己說是一種“凱旋狂歡式的進行曲”。在這個樂章裏作曲家把輕巧優美的諧謔曲同進行曲的堅強的步調用驚人的技巧結合在一起。諧謔曲由弦樂奏出柔和

的瑟瑟声開始，在这个背景上出現了未來的進行曲的主題：



这个主題的声音當時还是很纖弱的，但就在从一組樂器轉到另外一組樂器的時候進行曲的因素便愈來愈增長了，它的步調愈來愈雄壯了。

在这一樂章的末尾，銅管樂有条不紊地彼此呼应着，進行曲的主要主題吹奏得特別有力而且富於效果。

第三樂章以後，好像是充滿了强有力的生命力，緊跟着是交響曲最後的第四樂章。它的構造和第一樂章相似；在這裏，也像在第一樂章裏一樣有獨立的抒情的段落，但第一樂章的抒情段落是有戲劇性積極的形象來和它並置，而在末樂章裏却已經沒有鬥爭了。末樂章的兩個主要主題差不多有同樣的情緒：都充滿了悲哀和痛苦。“第六交響曲”末樂章的緩慢進行，是柴科夫斯基以前所有

交響樂作品裏面唯一的例子，這決不是偶然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作品的內容決定了它的形式：為了內容的關係，作曲家很勇敢的克服了傳統的音樂公式。

最末樂章的基本主題表現了失望的戲劇性的形象：



在它發展的过程中出現了克服悲哀的企圖，但是顯而易見這種企圖是毫無希望的。中段好像是一些明朗形象的模糊的回憶：



以後這曲調漸漸地活潑起來了，達到了它的頂點，但是以後又呈作痙攣似的斷然的急驟下降。一些戲劇性的宣敘調把發展引向再現部，在這裏

主要的主题更富於悲剧性。銅管樂器的“哀悼”的讚美歌式的和弦終結了这个主题的最後的“呼吸”。

交响曲以悲慘的情緒結束了。虽然它的末樂章是悲哀的，然而全部作品不能說是悲观主义的，因为一直到交响曲的結尾，作曲家表現了这样鮮明的生活形象，流露出人們的如此熱烈而奔放的感情，因此對於人生和人生的巨大的生命力的信心仍然是这部古典的俄罗斯交响樂作品的基本要素。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六交响曲”才是千百万人們所喜爱的作品。偉大的列寧就是喜爱这个作品的听众之一。他在給姆·烏里揚諾瓦的信裏寫道：“不久以前我們听到了今年冬天的第一个好音樂会，大家都很满意——特別是柴科夫斯基的最後一部交响曲……”

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也如同其他俄罗斯藝術的偉大的創作一样，在自己的作品裏體現作

者个人所體驗的內心境界的時候，同時也就體現了全体人民的思想 and 感情，它不僅僅是作曲者的“靈魂的懺悔”——在这部作品裏真實地反映了“沉滯時期”的黑暗時代、俄罗斯知識分子廣泛階層中的惶恐不安的情緒。这就是它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力量以及不朽的歷史意義，这就是它得以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共產主義時代能够受到廣泛歡迎的主要的原因之一。